



對 PAUL KNITTER 文章的回應

劉賽眉

《往訓萬民——傳教的見証與宗教交談》是一

篇相當有趣和富挑戰性的文章。該文充份顯示出作者保羅·尼特(Paul Knitter)淵博的神學知識，和充滿動力的信念與視野。作者不僅熟識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，並且，文中顯示出他頗為關注亞洲神學的發展和取向。從保羅·尼特身上，我們可以窺見，拉丁美洲及亞洲的本地化對歐洲的傳統神學，產生了巨大的挑戰。首先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，對傳統的基督學予以有力的撞擊。這個地方神學要求人重新正視福音中耶穌是解放者的訊息，把傳統基督教中的焦點，由「天主子」轉移到「解放人類的救主」。再者，在拉丁美洲及亞洲某些地區所蓬勃開

展的「基基團」運動，亦要求傳統的教會學重新反省教會的模式，教會是「完整的社會」(perfect society)的觀念，逐漸被「天主子民」和「僕人」等模式所取替。現在，傳統神學，在傳教學上，再一次面臨挑戰。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和亞洲的處境神學，要求傳統的傳教學，對「傳教」的觀念再反省。傳教不再是單軌的行動，只是傳的一方施予和教導，受的一方接納和聆聽；而是雙軌的進程，傳的一方亦在聆聽和接受中，自我更新。

作者整篇文章是回應唐高樞機一九八八年十月在羅馬的演講。我們必須承認，作者的論証相當有層次和引人入勝，目的亦是想把傳教的活動和意義，

帶入一個更深更廣的層面。若把《往訓萬民》一文與唐高樞機的演講內容對照來讀，可以更全面性地了解近日傳教新神學的發展及趨勢，也可以對正反兩方面的意見，窺見一斑。

我個人認為，《往訓萬民》一文給予我們許多新的視野和概念，使我們對傳教的動機和目的有更深的了解，但是，文中有些論點和問題，頗為含糊，有待進一步澄清和解釋。在此且列舉數點如下：

(一) 作者認為，信仰是對「相對的真理絕對地投身」。我們很希望作者能進一步闡釋或澄清，信仰的超越性是來自「絕對真理」的提昇，抑或是來自「絕對投身」的行動？如果真理（而非真理的表達）是相對的，是否信徒應當為那相對的真理而「交出自己的生命」？這種犧牲行動的基礎是什麼？其超越性如何？

(二) 作者是否已下意識地傾向於把「歷史中的耶穌」與「信仰中的基督」分割？他認為真理和救主亦是相對的。的確，人可以藉其他「救主」而

得救，不必透過耶穌，不過，耶穌作為完滿救恩的標記，當如何解釋？教會內的聖事作為救恩的標記，又應如何解釋？這些聖事是否仍是得救必需的媒介？

(三) 在基督學方面，作者視耶穌是相對的，祂的「獨特性」亦可以被補充，並說「天主比耶穌大」，但按我們的了解，聖經上說耶穌就是基督，耶穌基督就是天主，未知作者如何解釋「耶穌基督就是天主」的信仰？

(四) 作者很正確地區分了天國與教會，教會是為天國服務；他又正確地指出，天國亦包含了「現世幸福」的幅度。但是，由於他把天國與現世幸福連接得如此緊密，於是給人一個印象，好像他把現世的幸福放得很大、蓋過其他幅度。如果他能夠把天國的其他幅度亦同時指出來，則可避免讀者誤解。

其實，在聖經裡，有許多論及天國的譬喻，例如：「芥菜子」比喻天國的能力，「筵席」比喻天國包容一切人，不分階級，人人平等。如果我們說，

天國是「筵席」，天主無條件地邀請人赴宴，被邀的人必須回應，這回應包含個人與社會兩個幅度。

個人方面，要求真正的皈依；社會方面，要求人參與和與全人類攜手合作，創造一個更美好、更適合人寓居的世界。這樣的解釋，會不會更能夠表達出天國一方面是天主白白的恩賜（邀請），另一方面它亦是人類的努力（回應）？天國亦需要整個人類「用力去獲取」，現世的幸福是天主臨現於人間的後果之一。

（五）作者很正確地指出了「皈依」的觀念需要擴闊和澄清。但是，「皈依」不僅有「廣度」，也應有「深度」。是否皈依的概念除了要擴闊之外，亦須加深？皈依包含有幾個層面。内心和精神的皈依固然是核心，但亦要求有外在和「行動」的皈依，甚至是「團體性」和「社會性」的皈依。無可否認，有時人的皈依是如此有深度和徹底、如此全面性和整體，它要求人作「身份」上的改變，不僅僅是加深和鞏固現有的身份而已。我們想知道，福音的宣

講是否亦以這種「有深度、徹底、和整體」的皈依為目的？

以上是我個人在閱讀《往訓萬民》一文時，所引起的疑問和反省，希望可以達到拋磚引玉之效。

